



JINDAO RELIAN

金岛热恋

林渔安电视文学剧本选

南海出版公司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 周年

金 岛 热 恋

。 林 渔 安 电 视 文 学 剧 本 选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海南省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会

南海出版公司

序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苏叔阳

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喧嚣已经被多数人淡漠了,但是当年有一些壮志未酬的闯海者满含伤感的话至今仍然令海南人愤懑不已:海南是文化沙漠。如果当年黯然离去的闯海者们看到海南本土作家林渔安先生的影视剧本,也就是此书,或许他们可以改变武断的片面的想法。

在文学创作中,林渔安的名字或许不为大家所熟悉,但他创作的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却是大家所熟知的。在90年代初,由林渔安先生创作的影视作品成功搬上银幕、荧屏,在海南这片热土上曾刮过一股狂风,乃至在全国引起轰动。如电影《东方美女》、电视连续剧《金岛热恋》……

海南有她23年红旗不倒的历史,有她曾立全国经济改革潮头浪尖的经历,其中发生的多少动人故事,呈现的多少风云人物,作家们也写了不少。而以影视文学形式展现给读者的,当数林渔安第一个,并且他成功了。说到林渔安的作品,不能不提《东方美女》,不能不提《金岛热恋》。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离不开导演和演员的共同努力,但好的剧本是前提。在《东方美女》剧本中,作者运用了插叙的手法,借用多变的镜头增强作品的动感。片头,旧社会的海南:“阴沉沉的天空,狂风呼啸,闷雷阵阵,瘦弱的海南人民在日军的看押下开挖军事工地。”

新社会的海南:“蔚蓝的天空,细白的沙滩,挺拔的椰树,宽阔的机场,豪华的波音客机升降频繁;热闹的集市,摩肩接踵、人头攒

动的人流。”作者一开始就用对比的手法,把新旧海南对比,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海南的恶劣环境,烘托了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渲染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海南的祥和景象和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人们可以淡漠海南建省初期十万人过海峡的壮观情景,却永远不会忘记那时的热血青年和沸腾的热土。而作为海南的本土作家,当时的变革更令林渔安万分激动,思潮如涌,于是他用他的笔,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闯海人,交织成气势非凡的《金岛热恋》。《金岛热恋》当时成功搬上荧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首先就是改变观念,正如剧本中的主人公徐滨华所说:“我们要学地球上的植物,不但要吸取阳光、空气、水分的能力,还要有适应环境的本领。从温室里出来的东西会被风霜雪雨淘汰的。”真实反映了当代青年敢于打破陈规陋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乘风破浪的自信和勇气。

林渔安的作品题材广泛,涉及的内容丰富,人物多样,有歌颂抗日英雄的,如《东方美女》;有赞颂为了解放海南而英勇战斗的英雄,如《琼州惊雷》、《硝烟岁月》;有歌颂在改革开放中带头致富的有为青年,如《偷盗村的姐妹们》等等。他的作品都打着海南的烙印,以海南为背景,写发生在海南的故事,有极强的地域风采,因为林渔安先生是海南之子。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的。读林先生的作品,不仅使人领略到海南的椰风海韵,海南热带原始森林的古树参天、枝杈横生、粗藤悬挂,还可感受到具有浓郁海南风情的民风民俗、民间歌谣扑面而来。如:

五指山下五条河,
河水唱歌山应和。
青山不老水长流,
妹是青山哥是河。

又如:

隔久不见哥的面,

为啥不和妹相亲，
驱散乌云见红日，
竹叶声声知哥情。

这些富有海南特色的民谣，使读者在精彩的故事情节里徜徉的同时，又领略了海南的地方文化。

面对这沉甸甸洋洋洒洒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用勤于笔耕形容林渔安先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承林渔安先生之托，涂鸦几句，权且当序。

天道酬勤

鹿松林

日前,友人打来电话说,出版社正在编辑他的影视文学剧本选集,希望我在书前也写几句。我欣然应诺了下来。

这位准备出书的朋友,是任职于海南文联的林渔安,一个在影视文学领域笔耕多年并红火得有点令人称羡的电影剧作家。

林渔安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而我却是建省初期才跨海南来的北方汉子。我们俩之所以能够相识相知,可以说是得益于“电影”从中牵线搭桥,给我们铺就了一条友谊路。我早年当过兵,大学时代读了几年新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闻单位工作,先在深圳,后来海南,一干竟是20个春秋。岁月漫漫,时光如梭。这些年来,尽管我的主业仍是新闻工作,却也因而有较多机会接触影视娱乐圈,自然而然地也为之投入较多的热情与关爱。也许,这便是我和林渔安得以神交的“情结”吧。

第一次听说林渔安其人其事,是跟电影《东方美女》连结在一起的。记得那是1990年初夏,欢庆海南解放40周年的前夕,潇湘电影制片厂刚刚拍竣彩色故事片《东方美女》,在海南省委礼堂隆重首映。这是第一部由海南籍业余作者编剧,以40年代初的海南岛为背景,围绕着代号“东方美女”的“琼岛自然资源分布图”而展现的黎汉同胞团结抗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故事情节曲折,险象环生,椰风海韵,景色迷人。放眼中国电影发展史,反映海南题材的影片虽说不多,却都很精彩,著名的如《南岛风云》、《椰林曲》、《五朵红云》、《红色娘子军》等,大多是好评如潮的优秀作品。

然而遗憾得很,这些电影的文学脚本,没有一个是出自本土作家手笔的。自1950年始的漫长的40年间,海南的电影文学创作一直是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如今《东方美女》破土而出,终于帮助海南人民圆了电影文学之梦,实现了电影文学“零”的突破。似乎可以说,林渔安是海南电影文学界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首映式上,海南省政府领导人郑重地向各界人士介绍了林渔安。这位年届不惑的东方县人武部政委,一夜间成了万众瞩目的影坛新星,星光闪烁,叫人感奋。

海口地区10多家报纸发表了《东方美女》公映的消息,《海南日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其文学剧本。

在北京,《电影画刊》杂志用两个彩色跨页篇幅介绍《东方美女》,同时配发了林渔安的创作体会《我与〈东方美女〉》……

林渔安是幸运的,时任海南省副省长王越丰连连召见了。不久,年近六旬的黎族老人王越丰,宣布将与琼籍剧作家林渔安携手合作,他们一头扎进黎苗族聚居的五指山区,一次次踏访1943年“白沙起义”的历史足迹。他们以纪实的手法,很快写出这一中国现代史上闻名遐迩的少数民族起义的电影剧本。1992年,彩色宽银幕电影《白沙恨》拍摄成功,被国家广电部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全国五部革命历史题材重点展映影片之一,因而获得了全国性声誉。作为影片的执笔编剧,林渔安自然引起国内传媒的关注,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写到这里,我们从上面两部电影拍摄成功的实例中,似乎可以探视到林渔安一举成名的轨迹了。或许会有人说,多少人毕其一生梦寐以求的东西,林渔安居然轻而易举地做到梦想成真。他太幸运了,赢得太容易了。事情果真这样吗?其实不然。

在电影文学创作道路上,林渔安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幸运儿。每次与人谈起早年的写作经历,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味切身体验过的艰辛与苦涩。是的,他曾经苦苦跋涉,默默耕耘,玩命地拼搏

了20个春秋。林渔安出生于岛西南海边的一个渔村，童年的生活很苦。1968年，高中没毕业就被部队特招为文艺兵，后当电影放映员，整天放电影看电影；干了两年又当上电影发行站站长，管的仍然是电影。他不知不觉中喜欢上电影，迷上了电影的蒙太奇。那个年代，影片少得可怜，放来放去都是样板戏，加上一点旧片，战士们看腻了就骂电影厂，埋怨电影队。血气方刚的林渔安想：我要是写出一些好的本子给制片厂拍摄，让战士们痛痛快快看个够，该有多好啊！带着这一幼稚的想法，他从此踏上了电影文学创作的漫漫征途。起初，找不到电影剧本读，他每次放完电影后，便凭着记忆把画面和对白记在笔记本上，慢慢地学习、思索，然后再设计新的镜头，构思新的故事。他的这股“傻”劲感动了八一电影厂的摄影师王程讯，老王悄悄送给他一本夏衍著的《写电影文学剧本的几个问题》。这在当时属“禁书”，可林渔安如获至宝，一有空就拿出来读。有一次部队拉练，晚上睡觉时，他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看这本书，被领导发现了。这位领导板起面孔训他：“知道夏衍是什么人吗？这种黑书也敢看！”林渔安不信这个邪，依旧爱不释手。他决心把这本书当做一把钥匙，硬要打开电影艺术这扇金碧辉煌的大门。

就这样，林渔安年复一年地放电影，写电影剧本，电影艺术如自己的第二生命。多少岁月水一般流逝了，他到底写过多少个本子，经历了多少次失败，谁都不知道，连他本人也就不清楚。1986年转业到地方时，藏在屉底的手稿竟然一摞一摞的，据说共有18部50多万字。好心的朋友看不过去，劝他趁早改弦易辙，别再做劳而无获的傻事，但他照样痴心不改。对电影艺术的追求，他总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的执著，那么的不怕挫折，那么的义无反顾。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1989年3月，潇湘电影制片厂采用了剧本《东方美女》，很快组织摄制组南下琼岛。名不见经传的林渔安终于走进了电影艺术的殿堂，海南人写的海南题材并在海南拍

摄外景的彩色电影故事片第一次走出琼岛,700万琼岛子民因而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林渔安。

而今,正当历史跨入新千年第一春的时候,林渔安的影视文学作品行将结集出版,不啻是海南影视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不啻是林渔安奉献给家乡父老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作为朋友和同行,我由衷地祝福渔安兄明天更美好。

目 录

序..... 苏叔阳(1)

天道酬勤..... 鹿松林(4)

金岛热恋..... (1)

跨海缉捕..... (101)

船形屋..... (203)

硝烟岁月..... (247)

金島熱戀

金 鳳 燕 窩

天涯海角，激浪滚滚，荡涤巨石，溅起朵朵浪花。推出剧名：金岛热恋

字幕：这部电视剧谨献给闯海南十万人才的建设者们。

第一集

西北山城。

冰封雪地，天地间犹如罩上一幅巨大的白幔，雪花似白银般在轻纱间飘落……

龙山市经贸学院院长住宅。

一位冒着风雪而归的女人，急匆匆地破门而入。她叫苏倩，28岁左右，该院人事处科长，是位有着学者型典雅风度的女人。

客厅正中央桌面上放有一封信和一串精致的海珠项链。

苏倩打开信，信中夹有一张离婚申请书，她吃惊地看信。深沉的男声画外音传来：“苏倩同志……”

火车铁轨上。

特快列车在奔驰。车厢内，一位30多岁的男人和衣半躺在卧铺上，后脑勺枕在双臂上，全无睡意，那双有神的大眼睛在沉思中追忆着。男人的画外音继续：“昨天的夫妻，今日的朋友，我明白你的处境，是‘寒冬的气候’所逼，我并不怪你，也不会恨你。虽然我们已分手了，但我永远永远地关心着你……”

龙山市经贸学院院长住宅。

苏倩看着信，眼眶里的泪水在滚动。画外音在继续：“与你夫妻多年，深知你从不胭脂红粉来装缀，现送您海珠项链一串，惠存留念，并吻别之际留诗一首：‘试看古今中外事，不经失败志难成。创业路途总不平，几人安逸得享成。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再见了，你的朋友！”

苏倩读罢泪水夺眶而出，痛苦地掩面向门外奔去。

“咣”门声响处，苏倩止步抬眼望去，呆住了。

来人是苏倩的父亲——市经贸学院院长苏荣光。他像一块门板挡住了大门，双眼喷射出怒光：“这号人是‘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人物，所谓打破‘铁饭碗’出走的‘能人’，有什么好留恋的。我看呀！没出多久，他徐滨华得乖乖回到我如来佛的手心。”

苏倩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双眉紧锁的目光慢慢避开了父亲。

火车铁轨上。

随着飞驰的列车，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从车厢内传出味道十足的西部歌声，声音是那样的悲壮凄婉：

吻别昨天路，
告别昔日苦。
多少熟悉的脸庞，
在朦胧的生活中痛苦煎熬；
多少真诚的爱心，
在茫然的命运中阴差阳错。

徐滨华投入地唱着，他的同事好友方凯川弹着吉他坐在身旁，指法娴熟地伴奏着。歌声继续：

多少年华我已对您淋漓尽致，
多少岁月谁明白我深切的爱。
既然不相信那颗悸动的心，
既然不接受那腔沸腾的爱，
请勿忘了我们还是朋友，
请勿忘了我们还是姊妹。
假如还有这么一天，
但愿在天涯海角再相会。

歌声中，铁轮在奔驰……

歌声中，胶轮在飞奔……

歌声中，码头上的轮船汽笛声回荡在蓝天……

海安码头候客大厅。

人们提着行李拥挤着涌向入口，警察在维持着秩序。

前后拥挤的旅客讲着全国各地的方言。

徐滨华与方凯川也在人流之中。

徐滨华：“你看，全国各地的人才都在往海口涌。”

方凯川笑了笑说：“听说海南的普通老百姓，把所有从大陆来的人都叫人才，什么打爆米花、修鞋、卖烧饼、卖饺子的都叫人才。”

徐滨华：“那咱俩算不算人才呢？”

方凯川逗趣地：“咱们应算博士学位……”

方凯川被后面的人一挤，撞着了前面一个叫翁敏敏的姑娘。

翁敏敏和另一位叫文姗姗的姑娘被一位年轻的男士郭进为保护着。

郭进为：“喂，我说先生，你注意点儿行吗？”

方凯川正欲发火，徐滨华阻止他，同时向郭进为道：“对不起，这么挤，我们也身不由己，后面的老挤我们。”

郭进为还要计较，翁敏敏：“算了，郭进为，人家也不是有意的，道了歉就算了。”

方凯川：“这位小姐挺懂道理。我再说声对不起。”

琼州海峡。

“海欧”号客轮在碧波中犁浪前进。

旅客们纷纷站在甲板上欣赏海景，沐浴着海风。

整洁、透风、装饰富有海南风情的冷饮室内，旅客们三五成群

边喝冷饮边高谈阔论。

“郭先生，现在是 90 年代，你在琼没建省之前已来两年多了，算是海南通吧，怎么还那么封建，不开化，是不是像别人说的这叫‘爱的奉献’啊！”姑娘边喝饮料边奚落道。她叫文珊珊。

郭进为哭笑不得地：“珊珊，你别嘲笑我，说不定你未来的男人是个‘动物园的驯养员’呢！”

文珊珊皱了皱鼻子：“我的偶像是开放型、开拓型、管理型的。”

郭进为正想说什么看见徐滨华、方凯川走来在他们的对面桌落坐，便有意地：“珊珊，你别放大炮，说不定对面的那位就是你的终身伴侣呢！”

“嘿！”方凯川忍不住站起欲过去，被徐滨华阻止。

郭进为更来劲了：“还装正经，文小姐是什么人，能看上你们这号人。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再说一遍！”方凯川无法忍受欲冲过去与他理论，徐滨华忙劝说着把朋友推出外面。

“进为，你也有点过分了。我认为你来特区几年思想观念上会更新，生活态度会改变。”翁敏敏看不下去地说。

郭进为面透怒怨：“什么？你不但不同情我，还帮那两个流氓说话。”

翁敏敏把头偏过一边：“做人还是讲点道理嘛！”

郭进为手舞足蹈：“谁不讲道理啦？咳！为了你我才费尽心思，你却帮了他们还跟我吵起来了。”

翁敏敏转过了头：“谁吵了，看不下去说几句。我可也把底子亮了吧，我是学美术的，在学校我也当过模特儿，难道我就是……”

郭进为打断女友的话，态度温和了些：“那是艺术，是奉献，我想得开。”

文珊珊：“好了，你俩真是无聊，要结婚了，还伤感情，何必呢！”

郭进为：“珊珊说的是，算了。”

翁敏敏：“是你自己无事找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何必出口伤人，真是小题大作。”

郭进为：“你们已经麻木了，中国有些人文化素质低，缺乏教养。”

翁敏敏：“又来了。”

文珊珊看着徐滨华的背影：“我看这个人挺不错的，不卑不亢，文质彬彬的。”

郭进为：“嗨，咱们珊珊的结论居然这么不同，大概是慧眼识英雄吧。”

轮船在海上继续前进。

甲板上。

徐滨华：“方凯川，我有一种预感，我这次一跨海过去，也许不再回来了。”

方凯川：“别说得这么伤感好吗，说得我都开始难受了。”

徐滨华：“我说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那种意境，悲壮，义无反顾。”

方凯川笑了笑。

徐滨华：“我说得不对吗？”

方凯川：“不是，我突然想起，为什么从前只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从不要人们出海呢？原来海这么宽阔，这么深不可测。”

徐滨华：“你这个想法有道理。是呀，人死了，举行海葬，比什么葬法都美妙。”

方凯川：“那边干什么围那么多人？”

果然，甲板前方，围了一堆人。

方凯川：“走，咱们瞧瞧去。”

徐滨华：“你这就爱凑热闹。”

方凯川：“反正也是闲着，走吧！”